

八连好,好八连

杨绣丽

形、恶劣海域开展战斗攀爬、水上救援等课目训练……

这是军队的崭新使命，是赋予八连的责任！八连并没有被挑战难住，他们一路残酷砺刃，一路艰辛备尝。一点星火，顿成燎原，全连脱胎换骨，实现了步兵分队向特种分队的艰辛转身。

3

2018年11月，皖东腹地。丘陵、台地和平原组成连绵的风景，随季风的递转，11月皖东的晨昏已显露出逼人的寒凉了。

那时，八连派小队参与旅里组织的比武，负重30公斤，行军近80公里。4天时间，官兵们每天睡不到2小时。考核的最后一个课目，是8公里武装奔袭。官兵们背着扛着枪，心头涌起底蕴深厚、气贯云天的《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百难……”大家咬牙坚持，从早到晚，坚持行进。“当时连队派出12名官兵，有8名腿抽了筋。我们克服苦难，继续奔袭，最后拿了第一名！”参与考核的八连战士尤铁帆骄傲地说。

在尤铁帆的心中，他的转型记忆，还是从一次“屈辱”开始的。有一次，他代表连队到院校参加特战骨干集训。格斗课目第一课，教员就让学员上台实战。见队员们兴致不高，他便极力用语言“刺激”他们来挑战自己。

“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能忍，但他说八连不行，我就不答应！”尤铁帆跳上了擂台。因为没有经过格斗训练，他不会一会儿就被教员揍得鼻青脸肿。

当时，已经“杀红了眼”的尤铁帆像一头发狂的公牛，冒着雨点般的拳头向教员疯狂进攻，直到裁判把他拉开。就在尤铁帆挨拳头时，八连官兵也遭遇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屈辱”：旅组建后首次建制连训练普考，八连与兄弟单位同台打擂，仅仅获得第9名，处于全

旅中等水平。

转型时间最短、跨度最大，中等的成绩对于普通连队来说情有可原，但对八连来说，却无异于一场“地震”。八连官兵向来把“亚军就是失败”挂在嘴边。

曾经的“光环”变成了“包袱”。一时间领导的批评、兄弟单位的冷眼，裹挟着八连官兵的“憋屈和不甘”席卷而来，压得人喘不过气。

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大堆现实难题：训练上缺场地、缺器材、缺教员，伞降、潜水等课目要从零开始。

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连队党支部召开训练形势分析会，梳理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那段时间，全连每天早起1个小时练长跑，晚睡1个小时练力量。有的官兵甚至每天自主加练超过3个小时，直到连队逼着他停下来。

备考争分夺秒。考核标准是负重25公斤，他们就负重35公斤；考核规定复杂地形越野3公里，他们就找最难的路跑8公里；牵引横越的要求是25米，他们最宽爬过60米……

除了睡觉，全连官兵身上的战斗装具一刻也没有脱下来过。为了适应复杂条件，侦察员周小龙专挑蚊虫多的地方搞夜间潜伏，一趴就是8个小时。

牵引横越课目训练时正值雨季，河流水位暴涨。2022年刚担任指导员的薄佳旺，当时还是小队长，他带头跳进河里，河水瞬间没过他的头顶。被战友用绳子拉上岸，吐出呛人的水后，他又跳下去。整整试了8次之后，薄佳旺终于在对岸架好绳索。此时，河里的水草和岸上的树枝，已经把他身上刚出十几道口子。

正式考核时，八连的小队一路领先，勇夺战区陆军第一名。

在擂台上受到的“屈辱”，终于在擂台上洗刷殆尽。

4

初夏，海上狙击行动火热上演。

特战精英，汇集于某海域，高手如云，波涛如怒，啸傲蓝海。

眼前的大海，风云翻涌，气息浓烈有如硝烟。海鸥嗅到异常的气息，远飞匿迹。

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淬火铸剑，磨砺出一柄柄无畏的利刃，完成一次巅峰对决。

海上狙击行动大比武，包括海上渗透和海上狙击项目，渗透讲究的是划舟渗透，进行水下破障、实施突然袭击；海上狙击讲究战斗划舟、船艇攀爬，然后完全精准的狙击点杀，一击致命。

“砰！”发令枪一响，八连特战兵抬舟、下水、划桨，手臂上青筋膨胀，橡皮舟如离弦之箭，朝着远处海面上的目标舰艇划去……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在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民族危难中，中国人一直在追寻着这个答案。历史最终告诉我们，在苍茫天地之间，决定国家命运的中流砥柱，缺不了这样一群充满血性、始终艰苦奋斗的人民解放军军人！

201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前，由全军荣誉功勋部队代表组成的战旗方队浩荡而来，接受检阅。战旗重新集结、迎风飘扬，英雄精神气壮山河。

2022年，八连官兵在壮阔的砺刃之路上，依然勇于吃苦、敢闯敢拼，在风险中展现军威，不断地实现着军旅人生的飞跃！

一些年轻的名字不断闪耀在特战的旗帜上，他们是标兵，是一团团青春的火焰。

这些“80后”“90后”的八连官兵，永续接力，他们高标准实现了从“霓虹哨兵”到“特战尖兵”的跨越。他们超越城市的钢铁丛林，聚集未来战场，汇聚成梦想的方阵，成为人民百姓忠实的捍卫者！

白云流空、清风绕月，一条流动的星河，正波光四溢，映亮了祖国的大地和未来的天际……

中国红 (组诗)

李峰

红灯笼

迎春的心情
喜庆的心情
此刻,就是一盏红灯笼
挂起来
让祝福延伸
挂起来
让信念升腾
心亮了
天就亮了
心热了
霞就红了
是啊,满天的红霞
其实
这就是满天的红灯笼……

红梅

绽放
在秋的一转身之后
在冬的一回眸之中
在飞雪中绽放
在朔风中绽放
绽放成
热情的火
绽放出
意志的钢
其实
还有从心底里吐露的
那缕缕的芬芳

春天从梅花开始
梅花在驿路上铺张热烈
让所有行走的愿望
都不再隐藏
让所有的意气

红窗纸

浓缩了许许多多的民间故事
在于心底
在于深情
讲述
割不断的历史
讲述
中华民族的传统

再现许许多多的神话和传说
在窗纸
凸显

迎春的心情
此刻,就是满眼的红灯笼
挂起来
让祝福延伸
挂起来
让信念升腾
心亮了
天就亮了
心热了
霞就红了
是啊,满天的红霞
其实
这就是满天的红灯笼……

比任何时候都要风发昂扬
山
可以重
水
可以复
驿路上
连梅花都开了
我还有什么不可以遐想

擎举热情的火
在飞雪中
坚持意志的钢
在朔风中
含笑
迎向灼热的阳光
迎向灼热的目光
迎向
诗和远方

无奇不有的创举
凸显
不断开拓的愿景

所有窗纸的心思
都是一个心思
在开向世界的所有窗户外
红着
永远都不会褪色的
中国红



街景 (水彩画) 宋清

文苑

特约编辑
李兴龙
孟好转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古镇揽胜

陈茂生

一早上路，直奔百余公里外的“黎里古镇”而去。适逢“南社”成立110年，参观“南社”创始人柳亚子纪念馆，让此番“古镇一日游”就有了很多历史和文化的期许。

驶下高速公路，经过古朴典雅的“黎里博物馆”不远便是“黎里古镇”景区；“市河”静淌一如2500年前那样蜿蜒。这里与周围的同里、织里、古里并称“江南四里”。说到黎里就不能不说柳亚子、也就不能不说南社。

如今研究南社、柳亚子先生的文章何止汗牛充栋，怎奈学识浅薄难以通略。仅仅知晓，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最有影响力的革命文学社团。并与中国共产党有殊深的渊源因缘。“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就是南社重要成员。中共“一大”会场就在他们兄弟俩的住所召开。柳亚子先生不仅主持南社事务多年，而且也是诗文功力尤其了得的历史人物。

只可惜位于景区中心的“柳亚子纪念馆”仅开放一小部分，有柳亚子先生雕像置于白玉兰、梅花环绕的厅堂供游客参观。主体建筑被彩条布围挂，正抓紧修缮中。庭院内高窗矮墙有致，白墙黛瓦和深色高窗相映，踩在似有“穿越”之感“吱吱”作响的楼板；以及“吴江南社纪念馆”展品亦耐人寻味；还有因柳亚子曾藏身其中“复壁”躲过牢狱之灾而得名“密室”，整修以后才会得以展现。

与小河岸边洗衣的红衣大妈，街旁切肉丝的酒店老板、河边回廊嗑瓜子的老奶奶聊天，获知柳亚子在此居住了5年，这个纵深五进的大宅院原先做过银行办公室，无论当年还是现代都属“豪宅”。听到悠然一句“阿拉算是柳亚子的邻居”，足以品味吴中水乡文化的韵味与幽默。

闲聊还听得一个有点发噱的传说：当年有一批奉命抓捕柳亚子的军人包围这座宅院后遍搜未果。只在附近小巷遇到一个穿绸袍马褂，仪态斯文的男子，面对询问那男子手舞足蹈口中“咿呀呀”不停。带队军官以为：柳亚子会不会是个不会说话哑巴？带回去审了三天才明白：柳亚子不是“柳哑子”，此人只是柳亚子的妹夫。史上断不会如此巧合的故事，必是妹夫挺身掩护“大阿哥”的义举。此时柳亚子乔扮成渔夫，就在宅院门前的小河登上丝网船，在风高月黑中启程，三天三夜后抵达上海。

在挎相机、背包的游客眼中，散布于古镇的12座小桥、小河两岸垂柳婆娑，街市上青石板路，沿河而居的错落民居、舟楫代步的水上游览，色泽暗沉的锡器、纹饰精美的古戏台、中西风格合璧教堂、河边的石牌坊及张家弄、吴家弄、诸葛弄、九如里的铭牌……悄然映衬了这里的宁静。

南社创办于1909年，那时清廷虽存但维新变法、共和图强的思想流派蓬勃横呈。南社以“操南音而不忘本也”为理念，倡导民族气节、壮怀人生抱负、洞见时局动荡。前后社员1180人再算上各分社的更有数千人，囊括当时半数以上中国知识阶层精英。举办的十多次“雅集”以诗赋灵动、文章雄论、笔墨遒劲著称，以新潮、新观念“爆棚”而影响甚大，虽然个个无缚鸡之力却人人胸有风雷，若至现代足以“智库”相称；遂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而能获学富五车又桀骜不驯的文人墨客群体认可，首任社长柳亚子当然也好生了得。

在历史长河起起伏伏中，这些文化艺术领域翘楚有的成了对手、有的与古为缘无视风云激荡，也有的消极避世遁入空门。南社也随之沉寂百余年，但若爷爷的爷爷曾参加南社，大多会当作显摆的话题。个性傲然的柳亚子在当今人们记忆中，多是伟人诗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了；一时情绪淤积时，咏诵几遍可宽慰心境。

油墩、套肠、烧麦、小馄饨、辣鸡脚……尝过这些特色饮食开始回程。瞥得路边几个大字“梦里、心里、黎里”，此地是人文荟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跻身于全国千个经济强镇排行榜前列；张弛之间却是温婉、执著的江南人家生活。

笔匠

孟海朝

“笔、墨、纸、砚”，笔居文房四宝之首。

山西省新绛县绛笔工艺历史悠久，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传承两千多年，堪称笔中上品，自唐朝起就成为朝廷贡品，与南方湖州毛笔齐名，有“南湖北绛”之称。

山西新绛县，古称绛州，春秋时曾为晋都，战国时属魏。这里不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全国文化先进县。改革开放后，小手工业发达，民间有“七十二行样样有”“水旱码头，交通枢纽”和“南绛北代”赞誉。

“千良英笔庄”，是目前绛笔传承保留下来的两家生产作坊之一。我是慕名而来的，一眼望去，制笔作坊，既简洁、朴素，却又有着独特容量，不大的空间悬挂着成品或半成品大小型号不一的毛笔，架板上、窗台上放着制笔的各种坯子和工具。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全神贯注在工具架上修笔、捻笔，我伫立着痴痴地看，怕打扰他，后来细想，这担心是多余的，仅从他那娴熟的技术和专心神态，外界杂音和动静是搅不乱他专心做笔的思绪。

做笔人叫于永杰，“于氏绛笔”第五代传承人。得知我从河南来，特意放下手中的活计介绍：手工制笔，早在宋

代就“南有湖州，北有绛州”之说。绛州毛笔要经过选料、除脂、配料、梳洗、顿押、卷头、捺齐、扎头、装头、干修到商品出售有86道工序，要过172遍手，每道工序都要用纯手工去完成，绛笔又分为狼毫、兼毫、羊毫等几大系列……

原以为一支笔，从笔尖到笔杆，就那么简单，做一支笔，你就再往复杂里想，它又能复杂到哪？听了于永杰介绍，让我吃惊，开了眼界，看似简单，确隐藏着如此深厚和繁杂的技艺。于永杰，一个从小生活和成长在制笔世家，早已在内心深处铭刻着制笔的印记，15岁开始跟随爷爷学习绛笔制作，用文化传承的初心拿起了祖辈传下来的技艺，将“千万毛中拣一毫”之工，在方寸间塑造精良，在一杆一毛中释放光芒，用双手传承和保留着中华民族制笔文化的原生态。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于英杰的笔艺荣获文房四宝用品制作职业技能优秀选手，CCTV10套“探索发现”栏目以《匠人匠心》专题报道；2021年10月其制笔作品《独一枝》，荣获山西省第二届工艺美术产品“太行杯”文创神工金奖；同年山西省文化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作品《晋”绣河山》，获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手艺”传统工艺金奖。

我从作坊走进客厅，墙上挂满了书法名家田英章、刘丙森、董寿平等人对“于良英笔庄”的赞许和留言。临街的铺面是个商品展示柜，放着大小不一、包装精美的各种毛笔，信手拿起一支，就能想象到这些精细手工制作一道道工序后面的艰辛和执着。中华文明五千年，如果说那些横扫千军，笔走龙蛇“一字千金”的书法珍宝，是书法家长年累月、夜以继日苦练的成就，那么一支支潇洒自如，洋洋洒洒的毛笔也是书法家通向成功必不可少的道具，其实古今文人的思想灵魂，都是从一支笔走进人们的心灵世界。

余秋雨曾在《一篇牌坊文》中写道：老石匠在工匠里地位高，石匠分高中低三种，等级低的，做的活与家家户户有关，拿钱多，日子好过。等级高的石匠手艺高，活少，受人敬重……目睹了于永杰对制笔工艺精益求精，对匠心精品坚持和追求，以及当前毛笔产品滞销的现状，仍一如既往地，尽管尽善地做好每一道工序，联想于永杰就是那种等级高的匠人。

白居易曾以“千万毛中拣一毫”和“毫虽轻，功甚重”描述制笔不易。